

城市细部丛书

她把城市皱褶写在闺房的睡袍上



淳子 著

上海闲女

文 匯 出 版 社



淳子 著

上海闲女

文 匯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闲女/淳子著.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2.4
(城市细部)

ISBN 7-80676-122-5

I. 上... II. 淳...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8679 号

上海闲女

著 者/淳子

责任编辑/朱耀华

装 帧/冯节 丰臣设计

出版发行/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上海浦东北联印刷厂

版 次/200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0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160 千

印 张/8.875

印 数/1-6000

ISBN 7-80676-122-5/I·028

定 价/18.00 元

淳子,绍兴路,与我

一提淳子,我就想到绍兴路。

我与淳子只见过两次。我们初次相识却是在越洋电话上的交谈。

过去有一个时期,华盛顿一位记者常常来电向我采访(他们的兴趣是美国文坛的情况)。那天东方广播电台的来电出乎我的意外,一位女士要我准备接受主持人淳子女士的采访。不久,淳子的清脆国语就从电话机上传过来。

我在美国曾接受过 CNN、公共电视(PBC),以及纽约公共广播电视台的采访,可是这次是在接受上海方面的采访,特别令我紧张(我惟恐自己咬音不准,口齿不清)。不久,我就接到淳子传真过来的一张短笺:“董先生,你好!一直喜欢读你的文章,今日,又多添一重喜爱,那就是你的宁波普通话。”

我拿不准她是不是在给我开玩笑,不过她的富含幽默感的轻松语调立即减轻了我对乡音的敏感,同时也增添我要与她亲面相会的意欲。

这个愿望在去年四月实现。听到我在上海访亲友,淳子请我吃饭,作陪的是我熟识的文友李子云。在餐馆中,我看到这两位女士对菜单细细地斟酌,相信她们是讲究食物的美食家。可是我的兴趣不在佳肴,我的好奇是在这位新识广播界名女人的造型。她的服饰合时,她的态度大方,谈吐自若。她能在世

界任何大城市的社交场合中适应。

我们一下子就谈得很投机。饭后我们散步，她陪我逛绍兴路（我记不得它的法租界原名）。绍兴路可以说是上海的文化街，对我，这是一个惊奇的发现：静静的街道满是出版社或书局，橱窗陈列了装饰精美的新书。有的书店里设有咖啡座，读者可以随意坐在沙发上喝咖啡、阅览新书与期刊。这才是文化！

十月下旬我去了杭州，因要紧赶回纽约，在上海只过一夜。淳子要在我临行那天早上请我吃早餐。美食家这次建议旅舍附近一家以豆腐浆油条闻名的小食店，恰投我之所好。那天她的打扮有法国时尚风味，一身黑色便装，颈上一条红领结，头上一顶法式便帽。我们与其他几位朋友一起谈天说地，毫不规避任何话题，有时争论得很热烈。我尊崇淳子的独立意见，突然间我好像得以回到纽约的文艺沙龙。

董鼎山

2001年12月24日



我读淳子

第一次见到淳子，是在1998年夏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在无锡外景地拍二十年读书生活回顾的时候。她说你好，我是淳子；我说哦，你就是淳子啊？然后无语。当时我自己紧张得要命，只求主持人让我说的话减到最少最少，而想到淳子的工作是每天对着万千观众说话，实在是佩服得很。后来看到她写的《白天睡觉的女人》这本书，使我对她的工作性质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原来她在上海东方广播电台主持一个“相伴到黎明”的节目。由于每晚一过十二点体内的生物钟就向我发出睡眠的警报，想听淳子的节目真是不容易，所以也注定了我只能阅读淳子。

有一段时间淳子在《羊城晚报》上有个不定期的专栏，专写文艺界的名人。我真的惊讶她能把容易流俗的文章做得如此清新脱俗，却又挽住了众多俗人（包括我）窥探的目光。好像轻轻的，不经意间就有灵秀的手为我推开了一扇窗，窗外的风景新鲜而独特，有品位也有美味。那些日子，当旧报纸要卖掉之前，我总是在里面翻翻拣拣，生怕有淳子的文字湮没其中。

现在好了，淳子这本《上海闲女》不仅包括我过去读到的淳子，还有我过去不曾读到过的淳子。窗子开得更多更大了，风景也更多彩了。如果将我一贯崇尚的“文以载道”的主张加到这片风景上，显然

太过沉重。淳子的风格与我自己的现实主义写作方式也确实相去甚远。所以我对淳子的偏爱简直就像爱情一样不讲道理,可同时又像爱情一样不可抗拒。艺术自有其内在的要素和规律,叙述的方式可以千变万化,而对灵感的体验和欢呼,永远是作家的盛典。

我以为文学创作的过程就是捕捉灵感的过程。如果捉不住灵感,文章就是死的,没有灵魂的,再华丽的文字终成虚饰,不能衍生出一派有生命的景色。

我曾经以“脱壳的蟹和思想的灵光”为题写过一篇短文,说到秋天的田野里,一只正在脱壳的小螃蟹怎样给了我创作一个中篇的灵感。可是如果我看到了一个陌生人无所事事地坐在那儿抽烟,恐怕非但不会有什么灵感降临,还会厌恶地别过头去。而淳子在她的《过客》中写到:“他点烟的过程很长,仿佛在延长一个享受的过程。他每吸一口烟,都是时间的样子。”我们对生活的感悟是多么的不同啊;但是我又要说,她写得是多么的好啊!

每个人对生活的感悟都是不同的。能把两种不同的感悟准确而敏捷地表现出来,并给人一启迪,这就是艺术的价值了。所谓灵感,其实就是人在特时特地对生活的瞬间感悟。灵感来时,有时汹涌澎湃,就如泰戈尔的一首诗,“河水对岸说,你守我是守不住的”;有时只是烟花轻扬,像春天里的一阵呼吸,真不知要有怎样的神灵的帮助才能将它挽留!我认为淳子的笔是有神助的,灵动、智慧,无拘无束。她笔下的每篇文章,你可以批评它不完美,但你不能不承认它是独特的;你可以嫌它不够洪钟大鼎,但你不

能不承认它们是鲜活的,有生命的,是正在开花的思想,正在发光的颜色。

从传统的观念来看,淳子的一些文章并非无瑕。比如她以“法国宝贝”为题写了她的同学、同学的母亲,还有苏菲·玛索。如果换了我来写,会将同学和同学的母亲这些看似无关的内容统统删去。可是我绝不劝淳子这么做,我也不用“瑕不掩瑜”来表述我的观点——我要说的是,没有人规定文章应该怎么做。文章和人一样,因为独特,所以才无与伦比。而独特就是因为有魂,自己的魂。有魂的文章,读者不会在意其“瑕”,或者说,瑕即是瑜,因为它本身就是温热的生命质感了。就像那活生生的美女,再肤若凝脂,脸上也能找出几个深深浅浅的斑点来,“无瑕”的美女只在画布上有。

怕就怕这一类文章:纯熟、漂亮,也聪明流利,也深沉哲理,仿佛无可挑剔,可这句话好像从哪里看到过,那个细节又似曾相识。细胞的克隆虽能创造出一个生命,可是拿别人的灵感克隆出来的文章都是死的。死的文章技巧再完美也是我们阅读的灾难。

真心喜欢淳子的散文。还记得第一次读她,那感觉好像邂逅女人的一个媚眼,似乎什么也没说,又似乎什么都说了。幸亏我不是男人,不会有非常之想,可这种女人对女人的欣赏,往往会有一种更诚恳而持久的耐力在内,不会随便地被世上的风雨打湿。

竹 林

2002年2月26日



自序

米兰·昆德拉说，遗忘执掌着一切。而我更愿意相信民间传说中的灵魂托生。我们生命中的某一时刻一经过去，便被寄寓或隐匿在某件物质对象之中了。如果我们失去了记忆，那么，我们就将无从与之相遇了。我们每天都在渴望新的生活，我们没有时间去整理我们过去的衣箱。我们就这样走着，惯性地走着。忽然有一天，在一个不曾设计的地方和时间里，我们的指尖触到了记忆的暗钮，骤然间，记忆的滑门打开了，里面是一个中药铺，每一个抽屉里，都搁置着一些时间的遗物，飘散着一些老式的、温存的气息。忍不住的，一件一件去翻检，渐渐的，指尖突然冷凝了，心亦隐隐地痛起来——逝去的，又被追寻了回来；回来了，却又是历历在目地失去。抓不住的，然而心里不舍亦不甘。久久地，一动也不敢动，惟恐这片唤起的感觉就此消失。

目 录



有天井的房子	37
玫瑰阳台	33
个人历史里的街道	
莫言的红高粱	26
单纯的伶俐	22
雕刻	19
一个转身	11
远去的女人	9
过客	7
不期而遇	3
制造情节的航空港	



女人和诗人·····	84
枕流公寓·····	81
绿房子里的嫉妒·····	78
衡山路的拼贴·····	75
电影院以及下午的阳光·····	73
一个女人的阳台和一面穿衣镜·····	69
街角的邮筒·····	65
大洋房里的佣人·····	56
我的客厅·····	52
日本华侨的花园·····	49
粉色的夹竹桃·····	47
诺曼底公寓·····	42
浴室·····	38



蔡琴的泪痣	124
人生如戏	121
美丽与苦难	118
上海戏剧学院的梦	114
灵性	110
几度夕阳红	107
蜕变	104
光阴的故事	101
琉璃工房有故事	98
足斤足两的女人	95
法国宝贝	89
舞台和舞台背后	



没有绯闻的男人	128
无可救药的女人	131
琵琶女吴蛮	134
谭盾有了小金像	137
一件道具	141
花旦	143
青衣	146

酒店的秘密	151
约会	154
上海时光的董鼎山	157
张曼玉的肢体	161
情爱画廊	166
儒雅的赵文瑄	166



回家的入·····	239
纯真·····	234
甜甜的香水·····	226
女人的脸·····	215
列车来了又走了	
国际饭店的旋转门·····	181
比卡第公寓·····	178
花园酒店的泳池·····	174
上海的雪·····	172
红房子的火烧冰淇淋·····	170

上海血缘

花露水	265
黄宗英的汤	262
就是这个样子	260
她的味道	256
女人的瘦	252
旧底子里的精致	247
享受着，毁灭着	243



制造情节的航空港

航空港，一个把时间和空间拟人化了的时代影院。一些离开和回来的故事。

机场的玻璃上，每天，每一时辰，都展布着人们的呼吸和手迹。玻璃使人们可望而不可即，“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在这里已经成为不可能。

常常想，如果在机场玻璃上打上一个嫣红的唇印，它便是一件充满迷离之感的装置艺术了。

